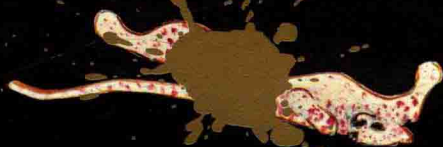


# 冬将军 来的夏天



Kan Yao-Ming

甘耀明  
著



贵州出版集团  
贵州人民出版社

# 冬将军 来的夏天

甘耀明  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冬将军来的夏天 / 甘耀明著. —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9.6

ISBN 978-7-221-15064-6

I. ①冬… II. ①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21501 号

本书由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 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22-2019-25

书 名	冬将军来的夏天 dong jiang jun lai de xia tian
著 者	甘耀明
责任编辑	郭予恒
封面设计	山川制本 workshop
出版发行	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
社 址	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会展城会展东路 SOHO 办公区 贵州出版集团大楼 (邮编: 550081)
印 刷	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× 1230mm 32 开
印 张	9.5
字 数	187 千字
版 次	2019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221-15064-6
定 价	45.00 元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如此文笔可惊天！

——莫言（作家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）

被遗忘的和被损害的人结伴进行了一场末日狂欢般的旅途，而女性情感的共振像魔法一样改变着现实的轨道。这是对恶事物最坚定的反抗，那么好笑那么天真那么奇妙又那么伤心。

——周嘉宁（作家、英语文学翻译）

这个故事发生在夏天，拥有立于冬日的坚韧，它是幼儿园里的暗黑寓言，也是老年版的末路狂花。轻松而有力的“小魔”不仅仅关乎技巧，也关乎人对生活所发出的勇气，用来反击所有向“他”者低头的软弱时刻。

——王占黑（青年作家、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得主）

故事并不一定就在远方，它可能也在我们生活内部，在我们精神内部。在我们的生活内部和精神内部，有无数被我们遗忘的远方还没有被挖掘。甘耀明正是这样一位孜孜不倦的挖掘者。甘耀明的作品更多的关乎想象和象征，他所关注的是关于人的存在的问题。

在某种意义上，其作品中魔幻与现实相混合的形式，构成一个独特的象征世界，它是审美的，也是现实的。

——梁鸿（作家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）

## 目录

第一章	有阴影的夏天来了	001
第二章	七个女人与一条狗	063
第三章	没有神父的天主堂	147
第四章	大雪中的「死道友」	215
第五章	河畔之秋	289
谢词	感谢生命中的小魔们	295

第一章  
有阴影的夏天来了





我被强暴的前三天，死去的祖母回来找我。

这天听起来是鬼魅的日子，阳光却好到不行，我的人生走在某种算是小幸福的路上，好像心中再也找不到阴暗的角落。要是有什么不对劲，是我忽然想起了三天后的幼儿园聚餐，该穿蕾丝边裙还是蓝色淑女裤，我打开衣橱翻找，决定穿褐色短裙赴宴。我应该穿紧身牛仔裤才是，这样强暴就不会发生了。

翻弄衣橱时，来自警卫室的对讲机响了。警卫说，有个搬家公司来送货，请我下楼帮忙搬。母亲被吵醒了，她平日晚起的习惯被中断，懒乎乎地从床边走到厨房泡咖啡，丢下五颗方糖，让咖啡溢出了杯子。她不是用咖啡醒脑，而是用糖，这能避开像是单纯喝糖水的孩子。母亲催我下楼处理，因为警卫又来电催促，那比溅到桌子上的咖啡渍还烦人。她边喝黑糖水边打扮，为某个约在麦当劳或星巴克的保险业务动身。

我下楼，看见五个该退休的老女人站成一排，阳光照下来，她们散发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婴儿潮的古董气质，还有一只拉布

拉多老狗。

五个老女人与老狗，这是搬家公司？组合非常古怪。

她们年近七十，头发稀疏，脸颊下垂，奋力从生锈的福斯 T3 的后车厢搬出货物。停车技术不及格，车离人行道有一米，增加搬货困难。她们的每个动作都很危险，似踩在红线上，像冬眠的鼯鼠无法伸展大动作的慵病，要么被台灯的电线绊倒而致髋关节断裂，要么弹性差的腿筋被拉伤，要么被衣服上的灰尘惹出喷嚏而漏尿，最后心肌梗死倒下。她们仅剩的力气可能用来跟死神握手，这也是警卫找我来帮忙的原因。

我意识到什么，说：“这些是谁给我的……？”

“这是你阿婆给你的。”回答我的是个有酒窝的女人，约六十五岁。我相信她曾是个美人坯子，笑容优雅，性格娴静，具有亲和力。

“她早就死了。”

现场气氛冷下来，酒窝女人说：“确实，这是好几年前的东西，她的朋友请我们搬家公司送来的。”

“这些东西我都用不上。”我说。确实用不上，笨重的五斗柜、铁铸的日光灯台灯、布满刻痕的铁杉桌、桧木老旅行箱，等等。等等，那个崭新的 TOSHIBA 笔记本电脑要是属于遗物，未免太唐突，那正是我所爱的。

“都是你的了。”酒窝女人说。

“我只要电脑就好了，其他的退回去？”我说。



“我们不受理退货。”

“拿去丢掉也行，我可以付你们钱。”

这让几位老搬运工愣住了。“我们帮你搬到楼上。”酒窝女人指挥她们展开危险又劳碌的工作。她们先抬着书桌到电梯间，手脚功夫不怎么样，嗓门的功夫却很好，不断喊“你那边放低一点”“不要走太快啦”，不然就“哎哎呀呀”地乱叫，仿佛几只老树懒的呼救。

在进入电梯间时，有个穿护腰的老人累得蹲下，连额头的汗水都没有力气抹去。尾随的拉布拉多犬看到了，着急地吠。其他的老女人只能回头看，她们手上还有大桌子耽搁，像老树懒们被下诅咒般，努力发抖。

我的注意力不在老人，是在老狗。依我的判断，那只狗约十六岁，换算成人类的年纪约八十岁，缺少幼犬的活泼，也没有成年狗的敏锐，活脱脱是那些老人的翻版。老狗尾随老人后头，动作迟缓，眼神却没有离开她们，被说成幽灵也行。它唯一的警戒声，是“护腰老人”蹲下时，不断地吠叫。

“邓丽君呀！妈妈没有问题，没有生病倒下，你可以不用叫了。”护腰老人说。

遇见一只名叫“邓丽君”的老狗，这真是令人费解，我只能说：“这只邓丽君太可爱了。”

老狗抬头看着我，目光潺潺，眉间却皱着。那是种不怒而威的表情，令我抽颤了一下。老狗像读懂我的揶揄或敌意似的，我想。不过，这想法瞬间中断。老人搬家公司继续工作，挤在升起电

梯内，有两个人脸色苍白，一个是护腰老人，另一个是始终不说话的假发老人。假发老人因为搬家具而使固定发夹松脱，在电梯升起的刹那，她身体摇晃，假发移位，挂在有发夹固定的一边，样子滑稽。我差点笑出来，可是她悠闲地扶回了假发。

搬完第一趟，从电梯下来，每个人像是从天堂前往地狱的表情，假发老人无意把假发调整到妥当，这模样不好看，或许是人到了这年纪已不在乎在同辈之间出洋相。

电梯忽然停在三楼，门开启，出现一位小朋友，他戴着《星际大战》里的帝国风暴兵白头盔，拿着塑料电子枪，紧张地说：“你们……是……谁？”

大家没有回应，站着不动，也没有任何表情，任由汗水从额角流下。酒窝女人勉强挤出笑容，护腰老人喘着，假发老人披头散发。她们带着疲惫的表情呆立着，没有话语，连我也像被感染了似的不说话。

电梯门关上了，帝国风暴小兵按下按钮，门再度打开。这位六岁小朋友的把戏是经常按电梯钮，对过客勒索同样的问题，比如：“什么东西有五个头，但是不会很奇怪？”“什么东西越生气越大？”等到对方快受不了了，他才大笑地说出答案是“手脚”和“脾气”。

“阿姆斯特朗……用右脚踏上……月球后，他……又做了什么事？”帝国风暴小兵这次拦下电梯问。

“左脚踏上去。”我说，赶紧结束这老问题。

“你们这些老人不死的方式是……什么？”帝国风暴小兵不

放人。

“不要停止呼吸。”

“不是，那是昨天的答案，今天换过了。”

“今天的答案是虎姑婆吃掉小孩就永远不死，我现在好饿呀！”假发老人低下头，用假发覆盖脸庞，往前一步，低沉地说，“我真的好饿，可以吃下整个又肥又嫩的小孩。”

这样子挺吓人，帝国风暴小兵往后跳，拿塑料枪示警。

电梯门关上，我们下楼把又重又旧的老行李箱搬上来。这是所有家具中最沉重的，她们很小心，搬运过程慢得令人不耐烦。我建议把箱里的东西拿出来，好减轻重量。酒窝女人回答，她们很想这样，但是几年前行李箱运来时没有附上钥匙，所以打不开。

“你会很有兴致研究如何打开这箱子的。”酒窝女人说，“但不要用火烧，太像火葬棺材。”

然后几个老人发出今日最具丹田力的笑声。

“你们是哪来的食人族？”报仇时刻到了，帝国风暴小兵从楼梯爬上来，突然打开防火门，拿着塑料枪大声质问几个老人。

护腰老人吓得没有抓稳箱子。箱子倾斜，滑出另外三个人的手，轰隆摔在地上。老人们愣坏了。那一刻，老狗对着箱子吠了起来。我没有听错，那口木箱子像有生命般发出痛苦的叫声，回荡在家门口。老人们露出惭愧的神色，竟然安慰起箱子，又是抚摩又是怜惜地说着道歉的话。

假发老人回头看着大家，严肃地说：“要不要叫救护车送去

检查？要是摔坏就完了。”

几个老人纷纷点头。

“这只是箱子，干吗叫救护车？”我很讶异。

“摔坏就完了，这箱子很珍贵。”酒窝女人把情况说得很危急，俯身将脸贴在木箱上，聆听里头的动静。

“快帮我……叫救护车。”护腰女人大叫，她起身时觉得脊椎不行了，被拆了似的无法使上力，跌坐在地上。

救护车来了。整栋社区的人探出头来看，帝国风暴小兵躲得好远，以为自己的塑料电子枪击伤护腰老人而害怕。消防员拉着担架与急救器材上楼，将护腰老人固定在担架上，送往医院。警卫很热心地把这件事向经过大厅的居民说明，他说景气差，但是老人二次就业，不要做搬运工和警卫。

酒窝女人帮忙把木箱搬进我家里，问我说：“你能告诉我，你阿婆是怎么死的吗？”

“摔死的。”我听母亲说她是跳楼摔死的。

“有可能。”酒窝女人笑着，“祝你有个梦到她的美好夜晚。”

★

我在贵族幼儿园担任导师。

幼儿园的规模很大，有沙坑、小操场、游戏区和两楼层的教室区，幼儿人数有两百多人，比面临废校的小学的人多。幼儿园最惹人厌的风景，是贵妇每日开名车接送小朋友，她们驾奥迪、奔驰、

BMW，八点左右像是攻击性强的鳄鱼群赖在车道上，一手提着铂金包乱挥，一手牵着衣着靓丽的小孩当炫财工具，想把受尽有钱丈夫的怒气在这里排毒，不理教师请她们离开。开平价车的妈妈们多半停在远处，散步带孩子走过两条街到校，这风景宜人多了。

有一次，在校门前车道上，有位技术生疏的妈妈将四百万<sup>1</sup>的座驾 BMW X6 擦撞了 NISSAN，以为赔个几千块了事，不料这款 NISSAN 是素有“东瀛战神”之称的 GT-R，价值六百万。那些价格与车型是我后来在 Line 教师群得知的。这两台总价值千万的车子只是小擦撞，竟爆出二十万修理费的火花，我六个月的薪资哪！所以我每次骑摩托车经过名车时，都注意不要碰撞。

我是幼儿园大班的导师，班上十位学员中，总有几位男孩对稀有版本的乐高积木与名车很有研究。他们有天赋分辨二十款 BMW 的细微差异，或乐高积木是哪年份的新产品。这就像厨房阿姨说她也有超能力，可分辨十二种菜虫与四种蚯蚓，这种能力来自贫富差距。

其中最特别的学生叫王学景，绰号小车。他家很富有。小车自豪能在客厅骑脚踏车，浴缸可以游泳，车库有三台车，冰箱有四台，阳台可以搭五个帐篷，而他们家是五层独栋的电梯豪宅。他知道鱼狗与翠鸟是不同称呼的同种水鸟，曾用大炮镜头拍过，

---

1 本书中所指货币皆为新台币，一元人民币约等于五元新台币。下文不作另注。

照到它俯冲时以尖喙戳破河面的水爆瞬间。他能分辨非洲的小鹿瞪羚与大角驴羚的差异，这两种动物的颈颅是挂在他们家墙上的猎物饰品；而旁边挂着的美洲棕熊头颅，看顾前方宋朝桌上摆的清末宣化大瓷瓶，就算被一个地震毁了也不太后悔。

小车说，他爸爸除了搜集动物头颅，也搜集了三个老婆，一个住家里，一个藏在台中北屯的某间房子。还有一个也在家里，那是住在五楼的美丽印尼阿姨，爸爸趴在她屁股上时，被他发现。他相信爸爸的解释，这是印尼仪式，很神秘，不准跟另外两个妈妈讲。小车却跟我说了，因为我不是他妈妈。他什么都跟我说，包括有百万存款，并且把银行存折拿给我检验。他说得没错，但是没发现存折后头显示还有八十万定存。

我这么提起他，是他有几次告诉我，将来要娶我。

“等你长大后娶我，我已经老了。”我说。

“嗯！老没有关系。”小车说，“我阿嬷也很老了，我还是很喜欢她。”

“所以你娶过你阿嬷。”

“没有，因为我爸爸说他五岁的时候，就先娶阿嬷了。我太慢了，所以我以后要快一点才能娶你。”

“你知道结婚是什么意思吗？”我问他。

“可以在厨房偷偷玩印尼仪式。”

我笑了，这六岁孩子对我是真诚的，但结婚不是他想的那样。他似乎想早点儿钻入复杂的大人世界，一路气喘吁吁，我反而希

望他停下来回头看，无论鱼狗还是翠鸟都值得驻足。

“那你要面对很多敌人。”我说。

“敌人？”

“比如玩具，你会更喜欢名车这样的大玩具……”

“我会打跑‘大黄蜂’的。”小车捏着拳头说，“我会叫所有的大班同学打跑他的，我不怕。”

“大黄蜂”是开黄色马自达跑车的人，是幼儿园园长的独子，叫廖景绍。廖景绍靠多金的母亲资助，三十岁开咖啡店，店面用现金买。他每两天在 Facebook 秀出举哑铃的照片，每三天做脸部保养，半月内去发雕造型沙龙，常让人搞不清楚他是在海内享受还是在海外旅行；他对新版的跑车有兴趣，钟爱十年以上的红酒，幼儿园的女教师都在猜他对几岁的女人有兴趣。

而廖景绍就是强暴我的人，没想到事情竟这样发生了。

事情发生在五月底聚餐的那天。一群幼儿园老师打扮靓丽，发丝染成棕色，衣着像公主，提着仿名牌的皮包，连平常穿紧身牛仔裤当作皮肤的马盈盈也穿起了裙子。这群穷老师，平日骑摩托车代步，这时哪有可能打扮得美美的，骑车与强风搏斗后，还能强颜欢笑地走进餐厅。于是大家聚在幼儿园办公室，等着廖景绍开车来接。

廖景绍开着大黄蜂进来，引擎声轰隆隆响，大门警卫开门欢迎，原本各自聊天的女老师看过去。廖景绍摇下车窗对大家招手，脸上露出笑容。他不帅，像瘦版的谐星白云，剥掉他身上包裹的

昂贵跑车、潮衣与黄金身份，永远像在便利商店遇到的熬夜打完网络游戏的鲁蛇<sup>1</sup>。

有男老师形容廖景绍是“用来憎恨上帝的移动招牌”，因为他靠家产过活，没才华，不用赚钱，工作是每天开跑车出门去花钱。我记得那台黄跑车，永远流淌着轻爵士音乐，我有五次被他载去洽谈幼儿园教材印刷和制服合作，回程时他用手往我大腿内侧摸，我下意识地缩回。我确定那是爱抚与挑逗，并怀疑他的右手不是放在排挡，就是放在副驾驶座的任何女人身上。他贱贱的、痞痞的，很会装，是王子病的潜伏症状者，一点都不保固耐用，不是我的菜。他对女人先求有、再求好，风流韵事多到数不清，换女人像是朝水沟倒掉美国鹿跃红酒般潇洒，再逍遥地开一瓶智利蒙帝斯红酒。我不想成为一罐红酒。

“嗨！美丽的老师们，我的车子只能载一位。”廖景绍从车里挥挥手，满脸歉容，“谁是幸运的那位？”

大家喊着载我，巧笑倩兮，走向刚打完蜡而发出飞垒青苹果口香糖味道的车子。马盈盈说：“不如公平点，你一趟一趟载，把大家轮流载完。”

“我只想一次载完大家。将车子变大吧！上帝。”廖景绍说完把跑车开进车库，换成黄底红条纹的三菱娃娃车，大喊，“上车了，小朋友们。”

---

1 鲁蛇，意指失败者、笨蛋。发源于台湾PTT网站，是英语“Loser”的谐音。



八位幼教老师见状，欢呼一声，挤进平日载幼儿上下学的八人座厢型车，座位对大人来说嫌小了，女老师拼命挤，一定要穿进那双由王子从舞会带来的玻璃鞋似的，以免暴露自己的身材。

聚餐是在网络上有名的特色餐厅，清水模建筑，是廖景绍介绍的。整间二十几人座位的餐厅被我们包下，大家手拿酒杯四处走动聊天。墙边有个小专柜，贩卖几种酱料佐料，价格不菲。墙壁挂了夏卡尔的复制画《生日》，一对男女在空中飞吻，似乎强调这家餐厅的美食享用后令人灵魂起飞。但是，另一边挂了幅美得令人费解的裱框照片，里头挤满了粉紫、鹅黄、茄蓝色的星状糖粒，形成超现实景象。大家边喝酒，边猜这是什么。

“那是藜麦的花。藜麦是南美安第斯山的作物，营养价值高，是航天员的高纤食物。”廖景绍摇着红酒杯，“不过，你们不用到南美就能吃到，这照片的种植地是台东海端乡的下马部落，是第五代繁殖。”

“你是专家。”店老板是四十岁的轻熟型男，围着围裙，上菜了。前菜是发芽的藜麦佐熏肉青酱。

“我帮了你大忙，帮忙把前菜解说了。”廖景绍说。

“感谢，送你们一人一罐啤酒，请喝。”店老板拿出两打啤酒，赞许这是台湾的土产酒，获得亚洲啤酒杯的首奖。

那场欧式餐点，却被红酒与啤酒攻占。事后想想，那些食物并没有多好吃，是被型男主厨说的“一口好菜”下蛊了。是这样下蛊的：每道食材都有履历故事，花莲石梯坪捕获的烤虎斑乌贼、